

第二章 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的人性思想

一、「論語」的人性論

言及「論語」的人性論，首應探討「論語」書中有關天的觀念。茲摘錄與天相關的篇章，作為參考。

「子曰，吾十有五，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——為政

「王孫賈問曰，與其媚於奧，甯媚於竈；何謂也？子曰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——八佾

「子貢曰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——公冶長

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夫子矢之曰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」——雍也

「子曰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——述而

「子曰，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，何為其莫知子也？子曰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；知我者，其天乎！」——憲問

「子曰，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，而不畏也。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——季氏

「子曰，予欲無言。子貢曰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」——陽貨

「子畏於匡，曰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

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」

——子罕

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。」——子罕

「司馬牛憂曰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，死生有命……」

——顏淵

「……子曰，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

公伯察其如命何？」——憲問

「子曰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」——堯曰

春秋時代，已將天、天命，從人格神的性格，轉化而爲道德法則性的性格。⁽¹⁾四季遞嬗，日夜更迭，生生不息，萬物滋長，孔子闡發說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」這生生之德，剛健不已，其中即含藏大化流行的仁德善心；宇宙的運行，便煥發著生機揚溢的造化之德。

人立於穹蒼寰宇之際，仰不愧天、俯不怍地，人的存在所自何來。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。」天的造化真幾流貫於人性之中，性與天道便合而爲一。人的秉性，因此而有了生機盎然的生生之德，所謂的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之諦。

人之性涵蘊著宇宙天地生化之幾，那到底性的內容爲何呢？孔子以仁來點豁性的內涵生機，用仁來連結性與天道，使得下學而上達，五十而知天命的天人合一路途成爲可能。仁的精諦爲何呢？茲摘錄「論語」，相關的篇章，作爲參考。

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——述而

「……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——顏淵

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——里仁

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吾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

我未之見也」——里仁

「……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——雍也

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！」——顏淵

仲弓問仁，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——顏淵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
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——雍也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；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——子路

子張問仁，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」請問之，
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……」——陽貨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——雍也

司馬牛問仁，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訥。」——顏淵

子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——里仁

子曰：「剛毅木訥，近仁。」——子路

原憲問：「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！仁，則吾不知也。」——憲問

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，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——憲問

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

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……」——憲問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——雍也

宰我問三年之喪……子曰：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（汝）安乎？曰，安。（曰：）女安則爲之。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。」宰我出，子曰：「予之不仁也。……」——陽貨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——學而、陽貨

子曰：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——里仁

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——雍也

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——子罕

子曰：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——憲問

因此，可以結論的說：「仁是融合性與天道的真實內容。」由於仁即是天德、生生之幾，由天生德於予，它普遍存在於每個人的生命當中。又仁是生命的本體，要使這個本體在我們生活中呈現，就必須通過實踐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

由上所述，春秋時代，天已從人格神的存在，轉化成為道德法則性的性格。孔子立於時代洪流之中，首揭天的道德性存在價值，既存有又發用，賦與每個人的性中。人藉著仁的沛然莫之能禦的實踐，使得仁融合了性與天道。從這條脈絡線索觀之，孔子的人性應屬性善論。